

牟宗三 主讲
蔡仁厚 辑录

人文讲习录

中西哲学的会通

思辨之学乃由希腊而来之大传统。把握普遍之理以说明现象，即西方传统之学。此皆是非存在的讲法。而存在主义即从具体现实人生的道路入。此即立顿悟。立间架。西哲之思想，乃其生命之全幅表现。其思想与生命可分之二，而中国人讲学即从工夫实践上讲。理学家尤重人品性情。康、黑之学是解情的。克尔德郭尔则重证悟。悟性。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牟宗三 主讲
蔡仁厚 辑录

人文讲习录

中西哲学的会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学生书局

本书通过远流集团安排由学生书局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5-1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讲习录：中西哲学的会通/牟宗三主讲；蔡仁厚
辑录. —2 版.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5633-5616-4

I. 人… II. ①牟…②蔡… III. 比较哲学—中国、西方国家
IV. B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626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45 号 100071)

开本：965mm×635mm 1/16

印张：10.75 字数：25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2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印说明

1. 人文友会

牟师宗三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夏秋之间渡海来台，次年起任教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前身）。校中社团有“人文学社”，设有人文讲座，经常讲习国学、史学与文化思想，青年学子多所兴发。唯学校社团不免有所局限，而社团之活动亦难免于浮泛。先生有感于此，乃另行发起“人文友会”，本乎开放独立之精神，采取师友聚会之方式，进行课外之讲学。

人文友会，彼此是师友关系。师友是一伦，师友之关系是人格与人格相接之关系。故彼此要处得亲切，要相知，要常见面问学。人不可“孤学寡友”，必须“亲师取友”，以期道义相勉，学问相益。如此，乃能敦品励学，陶铸人才。

2. 聚会讲习

人文友会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四日，首次聚会于东坡山庄先生寓所。第二次起，改借师大教室聚会。聚会之期，两周一次，固定在周末晚上举行；聚会之人，无分校内校外，自由参加。凡有志趣者，皆敞开心怀，以礼相见。如此，则学校与社会相通为一矣。

友会之聚会讲习，既不同于学校上课，也不同于公开演讲，而是借聚会以提撕精神，激发志趣，凝聚心志。由师友之团聚，进而扩大友道精神；由友道精神之扩大，而通接文化生命，持载历史文化。

3. 会友名录

在台北两整年之聚会，共计五十一次，从无间断。讲习之内容，或谈问题，或讲文献，相间而行。如此，既有开放发扬，亦有收敛落实，又有自由之讨论。两年之间，先后参加聚会讲习者，约有百十之数。兹依各次讲习之登录，列名于此，以为纪念（唯资料有缺，难能详尽，尚祈谅之）：

吴自甦	司修武	戴璉璋	钱伦宾	王美奂	陈问梅
陆宝千	邓元忠	周文杰	朱维焕	吕汉奎	王道荣
王琼珊	周 群	李懿宗	劳思光	宋邦泉	吴 平
李中秋	唐亦男	王 淮	郭大春	丁记涵	张学波
马光宇	曾维垣	姜 毅	王执文	萧孟威	袁英华
吕实强	张飞云	李定儒	李英怀	张国骥	谢文孙
曾厚成	贺玉琴	陈癸森	胡连成	朱治平	戴华辉
韩诚生	王启宗	范添盛	朱守亮	张德文	曹宏文
韦政通	张 暹	姜承谦	余标煌	杨为颢	高莲云
朱志芳	魏若松	吴 本	郭有通	陈修武	彭 毅
明玗东	倪通儒	纪秋郎	丁崇贞	邹 达	吴 珣
蒙传铭	张兆敏	周济南	白新田	刘国瑞	董立民
黄绍徽	钟牡丹	姜纯嘏	梁尚勇	张峻峰	陈永强
逢济民	逢尘莹	牟衍经	李秀斌	王积青	杨旭初
牟其霖	蔡仁厚	林清臣			

4. 讲词记录与发表

友会之聚会，皆有记录。经先生审阅修正后，即用蜡纸刻钢板（如今三四十岁以下之人，恐已不知刻钢板之事矣），再油印分送会

友,同时发表于香港《人生杂志》。其稿费,即留作友会聚会与印发讲录之用。

五十一次之聚会,记录成稿者有三十六次(另十五次系讲文献,无记录),某次自由讨论之记稿遗失,故现存讲录实为三十五篇。其中已发表于《人生杂志》者二十七篇,已油印而未发表者一篇,经先生过目修正之讲词五篇。最后两次之记稿,先生亦已过目而未作修改(其中第五十次聚会,约唐君毅先生主讲。唐先生逝世时,仁厚特整理此稿,发表于《鹅湖月刊》)。

先后担任记录者,第一年为王美奂、陈问梅、王淮;第二年则由蔡仁厚负责。而周文杰全程刻写钢板,其勤事任劳,有足多者。

5. 讲习录之编辑出版

人文讲习录,原先本有辑印成书之议,后以先生所著各书陆续而出,回视当初所讲,不免有简略欠周之感,故此录出版之议遂寝。而今先生竟归道山矣。师恩浩荡,高厚无极。回忆当年师友聚会讲习之精诚,可谓难能可贵,世所少有。问门友抚今思昔,以为不可不留迹以传诸后,乃督命整理书稿,早付出版。

近日检视讲录存稿,回想当年友会聚会之乐,与诸友向学之诚,悠悠岁月,感怀不已!唯念师友道义,千秋永命;人文精神,万古维扬。是则常在于心而可告诸世者。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人文友会首次聚会四十一周年之辰

蔡仁厚 谨识于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

目 录

编印说明	(1)
第一篇 友会之基本精神与愿望	(1)
第二篇 反灰色	(7)
第三篇 恻隐之心与良知	(11)
第四篇 生命之坦荡与开朗	(14)
第五篇 理智与意志对立	(19)
第六篇 生命与理性对立	(22)
第七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25)
第八篇 意志与超意志	(30)
第九篇 逻辑的我与道德的我	(33)
第十篇 具体的解悟与抽象的解悟	(38)
第十一篇 无可奈何的缺憾	(44)
第十二篇 时代使命与文化意识	(50)
第十三篇 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53)
第十四篇 质的世界之根源：心性之学	(57)
第十五篇 王学的歧出	(62)

第十六篇	古人讲学的义法	(66)
第十七篇	王学的正解	(71)
第十八篇	中国文化的发展	(75)
第十九篇	理与事	(78)
第二十篇	略论儒家的工夫	(82)
第二十一篇	通向新外王的道路(一)	(87)
第二十二篇	通向新外王的道路(二)	(90)
第二十三篇	通向新外王的道路(三)	(94)
第二十四篇	理性的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	(98)
第二十五篇	民主政治与道德理性	(104)
第二十六篇	普遍性与个体性	(109)
第二十七篇	黑格尔哲学与存在哲学	(114)
第二十八篇	中西思想诸问题之讨论	(118)
第二十九篇	存在的进路与非存在的进路	(124)
第三十篇	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	(130)
第三十一篇	理智、美学与道德意识	(135)
第三十二篇	怀特海哲学大意	(140)
第三十三篇	怀特海哲学之问题性的入路	(147)
第三十四篇	唐君毅先生讲“人学”	(151)
第三十五篇	师友之义与友道精神	(159)

第一篇 友会之基本精神与愿望

(一)今天是人文友会第一次聚会。以后每两周一次,有一定期之聚会。每人须有一定研究工作,或读有关书籍,及做心得报告与讨论。我们这个会带有一种转移风气的使命。各位毕业后,总要在学术上有一种理路,获得一点成就,不能只是说空话、喊口号。每人总要有题目,作为研究对象,借以凝聚自己之心志。如对思想有兴趣,可专心致志读一部书,或专门看几个人的,最好是一个个地看,如诸子方面之荀子、老子、庄子等,先写笔记,再逐渐写成有系统的文章;至于历史方面,可多读些解释历史的书,以及讨论文化问题的书。如黑格尔、斯宾格勒等之著作,实可仔细一读;在逻辑方面,也可以自修,训练自己之思想理路。我们这种分头研究,实在是将来分工合作的预备,先行着手,三年有小成,五年有大成,切忌散漫。我们做学问,既不可略观大意,亦不可不求甚解。做学问是在述作中期有贡献于学术文化,而不只是主观地受用。我总希望每一位将来在学术上有一地位,共同表现一基本态度与立场。要成一个基本态度基本立场,是不容易的。如胡适曾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其观点比较正统,那么他自己的观点必是非正统的。真正讲来,立场没有很多的。道二,仁与不仁而已。冯氏的正统,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也难说。胡氏的非正统,究竟为什么不对,我们也应当彻底了解。其实这些,只是时代流逝中不成熟的动态。我们只可予以观时风,而不可算立场。我们现在是要彻底透出正统的立场,以结束三四十年来流逝中那些

不成熟的动态。

(二)我们发起这个人文友会,已谈过几次,今天在座的,有许多还未签名发起,我现在接着上面所说的基本立场,再进一步说一说。

我们这个友会,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运动。我们这三四十年来,总是向外向下,由浪漫的否定来表现正义与理想。不独青年为然,即一般知识分子皆然。此种浪漫性的否定,一定是虚无主义。我们现在要转移过来而改为向内向上,从正面表现正义与理想,表现其热忱,或说是浪漫性。那么,中国才有办法,中国才可建立起来。聪明的人常说,你们不要讲孔子、讲中国文化。因为凡讲孔子、讲中国文化的,都是腐败不干净的人,不能不有点忌讳。知识分子趋新,不敢讲孔子与中国文化。这种把孔子、中国文化和政客合一的态度,实在是狠愎的反动。试想借这种狠愎的反动来表现正义与理想,能不流于虚无主义吗?这里并没有正义与理想,只有一种“愤”,所以是纯否定的。我与诸位聚会讲习,主要的用心,就是要扭转这种习气。我们由向内向上开启纯理想性,自然就接上了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也自然就了解了中国文化的生命与智慧。这里是基本原理基本立场的所在。这里有最根本的肯定。所以由向内向上从正面开启我们的理想性,才能有正义与理想的表现。孔子与中国文化不是外在的古董,乃是生命与智慧。只要你用真实生命和他相接,你便接上了智慧之路,我们这人文友会,还有一大愿望,即关心我们这一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主张使儒家成为人文教,并主张于未来成立人文教会以护持国脉。我们的主要工作,即在《人文友会大纲》第三章的三统。至何时可以成为教会,现在只是愿望,并不能确定。

讨 论:

司修武问:现在要将儒家学术与宗教连在一起,有很多难了解,

应注意如何从儒家教义中启发出宗教意识来？

先生曰：宗教意识，本是一种向上的自我超越的意识，亦即是超越的精神，我们不能以平面的庸俗态度去了解，此种了解，即是理智主义。须知膜拜时之虔诚，即是超越的，即是在其精神上有一种开阔。从义理方面讲，在耶教有一上帝为崇拜之对象，我们的天道，是否可以有如上帝之无上权威成为祈祷的对象呢？须知我们这人文教与耶教不同，在耶教，通上帝，须通过耶稣，故基督教之上帝，成为宗教之上帝，关键唯在耶稣之上十字架，其宗教之成立亦在此。亚里士多德之上帝，乃“pure thought”，通过耶稣后，则成为“pure spirit”，而使上帝人格化，故成为宗教。在中国，天道一定要通过孔子，故孔子为教主。但只能称为人文教，而与耶教不同。照儒教义理言，应天地并立，不独上达天德，还要下开地德。此点更加丰富。耶教仅能上达天德，不能下开地德，只能信上帝与耶稣。我们要祭天、祭祖，并祭圣贤。耶教只集中在耶稣一身，即只通过耶稣一项目，而中国则有三项目使天道成为宗教的。儒家以此三者，成为一个丰富的体系。下开地德，即在开出人文世界。祭祖与圣贤人格是人文中事，不是崇拜偶像。我们祭祖是将民族生命与宇宙生命合一，而祭圣贤，则表示民族生命与宇宙生命一是皆为精神生命。此即是上通天道之媒介。此是以一系统来证实天道为宗教的。耶教只是复返至一而止（即只是一上帝），不能开出人文世界，不能肯定人文世界。耶稣传教时，有人告诉他：“你的母亲来了！”耶稣说：“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的母亲？凡是信上帝所说的话的，才是我的父亲，才是我的母亲。”我们从教主讲，称“孔教”；从内容讲，称“人文教”。不过要成宗教，必须靠三祭——即祭天、祭祖、祭圣贤。这须靠国家来维持，社会上必须有教会来持载。过去靠皇帝，现在要靠社团。如要此一理想成为客观化，须通过宪法，此为吾人奋斗之目标。我们必须从文化运动上开出这一理想。我们如果单讲民主政治，不通文化生命，则国家建立不起

来。若只有政治上的民主,而没有生活上的轨道,则国本不立。如不写中国文字,虽不违反民主政治,但我们可说这就不应做中国“大总统”。现在什么都不在乎,冲破一切,大泛滥。只是一种堕落,站不起来,只是一堆物质。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点矩矱体统都没有,这不表示气魄,这表示堕落。绝对的个人主义,即是虚无主义。所以,起码的形式不能完全冲破(胡适说:“守孝可以戴银框眼镜,为何不可以戴金框?”这即是冲破一切)。这种民主以上之国本,非有宗教来维持不可。

又问:民主政治出自工商社会。只是竞选,在我们格格不入,是否成为一个问题?

先生曰:此是一问题,中国社会无阶级,无集团,而是一盘散沙,我们在运用上可以不一样,但民主政治之基本精神却可存在。过去的君主专制那一形态是低级的,已成过去,我们已不能停在那一形态,关于此我们此后再讲。

王美奂提议:本人认为人文教之成为宗教,需注意四点:(1)强调上达天德之重要,并开出上达之路;(2)注重实践;(3)须有组织形态;(4)须有简单形式。

唐君毅先生复牟宗三先生书

宗三兄:

八月十三日示敬悉。人文友会草案中义,弟自无不赞同。弟近半年来,亦常常思及,只是作文将道理当话讲之不足。哲学如只是论,终是“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人之性命,终无交代处。西方在此有宗教。西人自幼习之。除哲学家外,皆只存信之而不必论之。

中国昔有儒教，今则无有。故人入基督教者日多。基督教义固有所偏，而其风习亦多与中国文化不合。而中国人信者尤罕能尽其诚。弟因觉今日讲学不能只有儒家哲学，且须有儒教。哲学非人人所能，西方哲学尤易使人往而不返。而儒教则可直接人之日常生活。在儒为教处，确有宗教之性质与功能，故曾安顿华族之生命。而今欲成就其为教，必须由知成信，由信显行，聚多人之共行，以成一社会中之客观存在——如社团或友会（友会之名较好）。此客观存在，据弟所思，尚须有与人民日常生活发生关系之若干事业。此盖凡宗教皆有之。唯有此事业，而后教之精神，乃可得民族生命之滋养，而不致只成为孤悬之学术团体。此诸事业，即属于儒家所谓“礼乐”者。“礼乐”乃直接润泽成就人之自然生命。人之自然生命之生与婚姻及死，皆在“礼乐”中，即使人之生命不致漂泊无依。胡适谈儒者以相礼为乐，亦未必不可说。今之基督教徒，在社会存在之基础，即主婚礼与葬礼。佛教只能追荐，不能主婚礼。儒家之礼，则兼重生日诞辰与冠礼，及葬后之祭礼。此是对人之自然生命自始至终，予以一虔敬的护持，而成就其宗教之任务。弟以为此将为儒教徒之一社会事业。此外则养老恤孤，救贫赈灾，亦为儒者过去在社会所倡导而力行之一事，今皆入佛教徒与基督教徒或政府之手，亦当为今后儒教徒之一事。此诸事皆不只是学术理论，亦非属狭义之政治，而为流行遍及于社会人民生活之最现实的方面者，故可尽彻上彻下通无形与有形而极高明以道中庸之道。唯“礼乐”之订定，非义精仁熟不能为。且不能无所因袭，亦不能过于与当世诡异，以动世人之疑。弟为此彷徨而不知所决。弟日前唯思及民间家中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及孔子庙二者。不知台湾尚存否？弟尝思首先保存此二者下手。天地君亲师之神位之“君”字，或改为“圣”字或“人”字。孔庙即成讲学之所。唯其他之礼器与乐章如何，则茫然不知所答。如何“治之于视听之中而极之乎形声之外”，此真是化民成俗之大学问，尚非一般之外王之教所能摄。弟想将来吾人亦须向此用心，唯此皆与今日知识分子所用心之处，相

距太远。仍必须先由义理之当然处，一一开出思路。因而先引起人之问题，拓展人之心量之哲学工作，必须先行。冀由广泛的思功，逐渐逼归定向之行事。故兄函所谓凝聚成教会之义，仍只能先存之于心。人文友会事，仍只能以讲义理为重，而不宜流于形式，以免先造成阻隔。唯志同而全无形式，则精神亦将散漫。故人文友会在台湾先成立，亦甚善。弟自当列名参加。唯弟在此间，仍当从事较广泛性之思想上启发之事。凡属凝定贞固之事，弟皆不如兄。但在随机诱导与潜移默化之事上，则与弟之性质更相宜。要之，此二者仍相异相成者。以时运考之，终吾人之一生，此志业皆将在困顿中，而无由遂。然人心不死，此理长存；大道之行，终将有日。在客观条件之备足上，弟亦常有许多想法。耶稣、释迦牟尼，皆先及于无知识之人，孔子之弟子皆以德性胜。吾人则先与有知识者相接触，而所遇之环境，亦是知识分子之环境。凡知识皆曲，必须由曲导曲，以成直。此是大难处，然亦终无法避去也。匆此，敬候大安。

弟君毅上 八月十四日

第二篇 反灰色

(一)今天是第二次聚会。唐君毅先生为了我们这人文友会寄来一封信,附录在上次记录后面,大家可以用心地看一看。以后的聚会,关于教会方面,暂且不讲。今天并没有固定的题目,将来或者定出题目来讲。每次所讲的,并不一定得多,但是总希望在大家的生活方面、精神方面,有一种提撕,有一次警惕,或者把读书时所发现的问题提出来讨论讨论,以求进步。

(二)我们这友会中的同学,以国文系的居多。在这里我说一点意思,就是:我希望大家把国文系的习气脱掉。数十年来,学问分门别类,以致经史子集在今天的国文系里都不能讲。经、子义理归诸哲学系;历史归诸史学系;集代表词章,而真有文学天才的不能安于国文系做教授。国文系的传统,只剩了小学,所谓词章,也只剩了秘书的词章,学问简直不能说。现在我希望诸位一定要进到学问的境地。以上是说国文系。至于历史系、哲学系,也是这样。历史系如只是考据,说不上了解历史;哲学系的人,都有点小聪明,惯做理智的游戏,他们对于天地间的的事情,没有一件能看得起,只是玩世不恭,故数十年来,哲学系里亦出不了真正的思想家,因为他们缺乏文化意识,不肯向安身立命的学问上走,多只是干枯的理智主义、虚无主义。古人讲学,都重世道人心,最注意的,第一是做人,第二是以天下为己任,关心世风学风,关心世道人心;而今之哲学,只变成浅薄的游戏的理

智主义,所以在人生的根底上,都是黯淡的、灰色的。因为他们不能树立起价值观念,也不愿接触价值问题。故在此风气下,欲望哲学系的人对时代有担当,亦不可能的。我这几年来,还认为国文系的同学比哲学系的好些,比历史系的也好些,因为文化意识较强,比较容易唤起,哲学系为理智的游戏所闭死,历史系被考据塞住。我现在和诸位谈这个问题,是要诸位在文化意识上先求一开发,然后才可与真正义理之学,甚至西方哲学连接起来。过去国文系在北大时代一度兴盛,但是,那是白话文运动的缘故。今后的国文系要另创一格,不是文字的白话文运动,而是要对这个时代有所担当。但也不是拍拍胸膛参加政治舞台的活动,而是要对中西文化两大主流,加以疏导。我们在做这步工作时,有几点必须先把得紧,第一要反理智主义(含虚无主义),第二要反科学一层论,这几十年来青年们表现理想,都是从浪漫的否定来表现,都是反动,我们以后要转成正面。如此,大家以后才会有所警觉,有所鉴别,也可有一立场出来,大家在这里切实反省一下,则有很多好处。我们这里聚会,不重形式,我今天只提出这点来,这因为我要与大家处得最亲切,所以所讲的都是最迫切的话。现在大家可提出问题来讨论。

(三)我们现在聚会讲习,唯一与现实有牵连的,即是自由世界之灰色。这是时代精神的堕落。我们只是对这堕落的末世的时风而讲话,除此以外,其他琐碎的现实,我们概不必问。因为价值标准倒塌之时,琐碎的现实是无法讨论的,亦不值得讨论。我们若从琐碎的现实去讲理,则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要先从纯观念(pureidea)上来了解。先问“ $2+2=4$ ”对不对,先问“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对不对,先问孔子说的话对不对,其余的都可暂时不管,即是把现实上的牵连完全去掉。先从理上立脚,不从事上立脚。凡是具体的事实都很复杂,从各个角度去看,都可说出一套。过去有圣教为准绳,现在则不然,现在没有孔子,没有圣人,所以现在要从灰

色的当中跳出来,乃是一种大奋斗,即是反现实的坏习气。亦即由否定之否定,而转肯定,向高级的形态走,即归于正。我所谓儒家学术的第三期,这是必经的途径,是中西文化非走不可的途径,迟早必定到来。停在现实的灰色的阶段上是堕落的。以上所讲的灰色,现成地摆在眼前,很易看出,这要反,使归于正。

讨 论:

(一)劳思光先生建议:以后之讲词,请从根源上系统地讲,同学们较易了解。

(二)吴自甦建议:最好以后能做综合的有系统的讲,我很赞成劳先生的意见。

(三)王美奂问:唐先生谓“凡知识皆曲,必须由曲导曲,以成直”。如此说来,知识愈多,求道反而愈难了。知识与道的关系,在今天学人的观念中,恐难分辨,因此,古人所说的“为道日损,为学日益”这两句话的意思,要否予以分辨清楚,以免混淆?

先生曰:这须分清,但为道并不妨碍为学,须知吾人最后所求者均在道。而通道之路有二:一是单刀直入,即所谓“顿教”;一是由学而至,即所谓“渐教”。唐先生所谓“自曲导曲,以成直”,即是渐教之意。为学在,为道不在,合乎道,知识尽可以多。反之,知识愈多愈坏。

(四)司修武问:今日之文学,在文化大流中,应做如何安排?

先生曰:文学当即过去所谓辞章之学。这照现在讲,是属于艺术方面。我们主张文学应是理想主义或人文主义的文学,仍是“文以载道”。浪漫主义的文学,也是属理想主义的,不过这偏于生命一概念。